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 李涵秋卷

活現形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活現形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现形 / 李涵秋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44 - 5

I. ①活…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060 号

点 校: 袁 元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 字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回	燕语莺啼三姨缱绻 花团锦簇小侣缠绵	1
第二回	丑小姐工吟新体诗 美女伶乔拜老干父	12
第三回	入险出险幸脱重围 知恩报恩相逢陌路	25
第四回	谈宝物佗奴发狂言 施妙计父子演活剧	37
第五回	议婚姻阿翁施扑责 劫财物群盗运机谋	51
第六回	救贞女英雄入密室 避亲夫和尚爬晒台	66
第七回	误相思佳人遗玉佩 工雅谑老贼拽银铛	79
第八回	识乔装连床话风雨 整归辔野店冒星霜	100
第九回	爱真才拜访女文豪 窃虚名冒充大主笔	117

第十回	一使忽来礼延贤士 三生有幸巧遇淫僧	131
第十一回	入骗局贪欢失玉镯 托知交得意诵歪诗	146
第十二回	开琼筵何来裂帛声 入密室偷瞰鸳鸯侣	161
第十三回	大出丧异乡逢旧雨 小饭宴学究感浇风	174
第十四回	闻噩耗千里视亲儿 染沉疴一心恋彼美	186
第十五回	忽来情敌女子负心 大发书痴老翁治病	198
第十六回	诸众生相各自下场 惟有情人都成眷属	215

第一回

燕语莺啼三姨缱绻

花团锦簇小侣缠绵

星回斗转，春意盎然，一带平原，雪泥融滑，纤茸芳草，已露出一痕青黛；小梅含笑，岸柳工颦，都有欣欣媚人的意思；加之笙歌沸地，车马盈衢，儿童则衣袂争妍，妇女亦钗钿斗丽。穷愁尽涤，重翻如意之歌；好语多同，遍贴宜春之字。所以人当这新年时候，格外兴高采烈。这一天，正是正月初四，财神爷爷大出风头，家家都摆设下三牲，替他老人家饷寿。就中单表有一座财神庙，住持莲慧，生得又白又胖，年纪不过三十来岁，六根清净，八法圆通。他乞得来的布施，将那座庙早改造得雕墙蔽日，画栋连云。他知道是晚必然有许多彩舆下降，要赶着烧一炷头炉香儿。不消说得早将神座前打扫得十分清洁，便是他这一颗光头，不知为什么预先雇了两个待诏，替他刮垢磨光，洗而又擦，擦而又洗，叫人远远望去简直和古董家玩熟了的葫芦一般通明透亮。然后穿上一件橙黄褙衣，手捻佛珠，只顾在大殿上团团地乱转。看了看日影，嘴里叽咕说道：“也该是时候了，怎么还不见来？”

话言未毕，早有一个小沙弥直闯进来，喊了一声：“卢公馆三姨太太驾到！”莲慧顿时眉飞色舞，三脚两步抢到山门外面，合掌说道：“恭喜太太，贺喜太太，今年添福添寿，诸事如意，日进斗金，五子登科，七子团圆。”一面说，一面早将个脑袋差不多要垂到裤裆里，引得那个姨太太含羞带笑，向他瞅了一眼。下轿之后，有一个俊俏甜丽的小婢，手里捧着香烛纸马，紧紧跟随在后面，姨太太笑

问道：“和尚，今天可有别人来烧过头炉香没有？”莲慧忙答道：“这个怎敢！太太曾经吩咐过，太太宪驾不来，小僧这两扇山门，苍蝇也不许他们飞入。若等到明天五更头里，那就保不住香客拥挤了。好在时候还早，太太且请入小僧禅室里吃茶。”

当时莲慧便在前引导，穿过几重院落，走入开间一所方间。小沙弥打起暖帘，曲曲弯弯跨进禅室，只见锦茵绣褥，净几明窗，陈设得非常华丽。胆瓶里一株红梅花，在那里伸头探脑，好像盼望什么情人似的；海梅几上，搁着一座雨过天晴的瓷盆，盆里密杂杂的水仙，浓馨纷郁，扑人鼻观。姨太太坐下来，先跷起那双六寸肤圆的天足拿来用手捏了几捏，笑道：“你这道儿好长，没的将人家腿都走得酸溜溜的。”莲慧笑道：“太太玉体娇弱，动不动都是坐轿，自然不惯走这长道儿。像小僧就不然了，两条腿比铁棍子还硬，前前后后一天跑上几十遍，也不觉得怎样。还不曾请问太太，残年里老爷可曾回来度岁？”姨太太听到这里，不由眼皮子一红，懒懒说道：“他么，汉口九江都有他的心腹人，也不一定想念到我。话倒说得好听，允许寄五百银子来给我压岁，直到如今通不曾见他一片镞。他虽然在轮船上充当了一个买办，还不像当初大皇帝似的，要弄得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八十一御妻呢！去年一场买空卖空，在颜料上折了有十多万，我怕他离着破产不远了。”莲慧皱眉说道：“照这样讲，太太还须趁这个当儿，预先打点打点，没要到后来懊悔。”姨太太冷笑道：“我有什么打点呢？横竖我是睡倒了一横，站起来一直，风里来雨里去，也不怕张着嘴忍饿，这是你知道的。公馆里替他养着一个外甥女儿，过了新春已经十六岁了，一味价憨头憨脑，死活也不晓得。虽然生得一个美人胚子，中看不中吃，脾气又与我合拢不来，只是累我呕气。这也罢了，好笑他那死鬼大奶奶，活现眼的，剩下一个内侄，名字叫做程春济，新近在安庆商业学校里读书，阴历年假巴巴地跑向我这边来，说是奉他姑父的特旨陪我过年。柴荒米贵，多添上两个人嚼吃，还在其次，只是碍手碍脚，叫人各事都

不方便。大除夕里，承你的情，亲自送我那尊红袍玉带的财神菩萨，我也不敢留你多坐，便因为这个缘故，你千万不要怪我。”莲慧笑道：“太太说哪里话，小僧自理会得。现成的粗茶点心，略吃一些儿，休教饿坏了身体。”姨太太摇头笑道：“这倒可以不必，我刚才吃了一碗鸡汤面出门的。转是请你在财神座前，赶快将香烛点好，让我磕个头儿，求财得财；送子娘娘面前，也替我点一份，也索磕个头儿，让我求……”姨太太这话才说得半句，不觉想起他丈夫倒有半年多不和他在一处了，登时羞得两颊绯红，忙缩住了口。莲慧也笑了笑，搭讪说道：“太太休得着忙，我自吩咐徒弟们去照办。若是闲着没有消遣的，我这里有新出版的商报，你们老爷又是商界中伟大人物，这报倒是不可不看的。”

说着便从案头上取过一叠报纸，递向姨太太手里，无如姨太太识字不多，不便推却和尚的意思，又要假充大好老，于是翻了几翻，眼睁睁地只盯着封面上“恭贺新喜”四个大红字。延挨了半晌搁下，说道：“我也不能耽搁了，若给他们知道，又该在背后议论我迷信。”莲慧没法，只得重行陪他出了大殿，其时进香的人，已是着实不少。姨太太行礼完毕，对着那个丫头笑道：“柳儿，你将拜盒里那份香仪取出来，交给师傅。”柳儿连忙答应。莲慧呵呵地说道：“太太休得如此见外，这个，小僧万不敢领。”姨太太笑道：“留着给你赏庙里道人罢！”说着便命丫头去预备轿子，莲慧涎着脸笑道：“太太竟不肯在小庙里流连一夜。”姨太太也斜眯着双眼笑道：“我被公馆里两个小冤家累煞了，他们放心我，我倒有些不放心的。人大心大，万一闹出点笑话儿来，这干系都在我的身上。师傅，你休得着急……”说到这里，底下的话便不曾出口，只笑了笑，径自上轿走了。

好在他这轿子再走得快些，也须有半会工夫，在下便趁这个当儿先将姨太太提的那个外甥女儿叙一叙，原来他这外甥女儿名字叫做袁璧珠，生母早故，父亲袁亮是一家洋行的总经理。不幸在这五

年前，因为到东三省一带调查商界情形，船经黑水洋，遭风覆溺，尸身都不曾打捞得起，可怜璧珠便随着一个姨娘，在广东度活。后来那个姨娘打叠了许多金珠细软，跟着人逃跑了。他舅舅卢文翰得了这个消息，又知道袁家还有好些财产，便借着抚养孤雏为名，一古拢儿全行吞没，因此将璧珠交给他这三姨太太吴月红身边。月红原是妓女出身，免不得在外边有些沾花惹草，多嫌着璧珠碍眼，常常冷一句、热一句，没有好嘴脸给他瞧看。无奈袁璧珠是个年轻的女郎，天真烂漫，人情冷淡，世态炎凉，他一概都不知道。至于那个程春济，原同璧珠是旧戚，时常在卢文翰家会着，语言嬉笑，都不避忌。去年又从学校里到此度岁，见璧珠越发长得苗条了，心里着实爱慕，还想像从前在一处儿亲热。叵耐那个三姨太太月红，忽地拿《曲礼》上两句大道理“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防闲他们起来，有时彼此会见，都只淡淡走过一边，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避嫌，只是怕月红呵责罢了。

事有凑巧，这一天，月红向财神庙进香，只留着一个蔡妈伺候他们。程春济闲着没事，便一直踱入内室，一眼瞧见璧珠只家常地穿了一件摹本皮袄，外加玄色背心，单衩着松灰湖绉大脚棉裤，脑后松松地拖了一条长辫，低着脖儿在那里剥桂圆耍子。春济笑道：“妹妹干什么呢？”璧珠抬头一望，见是春济，不觉笑得呵呵的，嚷道：“春济，你有好些时不大和我讲话了，敢是恼我。”一面说一面慢慢地站起身来，抖得满地的桂圆壳。春济忙道：“我何尝恼妹妹！这屋里怪冷的，你若高兴，何妨到我书房里去坐一坐，我那里围着炭火。三姨刚才出户，还不定多早晚回来。”璧珠笑道：“这个有何不可？”

说着便提起一双小皮鞋，咕咯咕咯跟随春济进了书房，果然一盆炭火烧得像玛瑙似的。璧珠就火坐下，伸出两只洁白腴润的皓腕，向盆边取暖。春济笑道：“妹妹还得坐远些，没的烘皱了你这粉脸，反倒不好。”璧珠扭头笑道：“你道我这脸生得配人爱惜，我觉得总

及不来你妹妹程春娇。大初一里，我和三姨去瞧他《天女散花》那出戏。他原是个美人儿，又装扮做美人，格外好看。”春济听到这里，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璧珠笑道：“果然是的，我在先问过你好几次，你通不肯告诉我，究竟你那令妹为甚的将身子卖入他们班里？”春济叹道：“休提这些旧事罢，提起来越叫人伤心。我家父亲在陕西署了两任知事，倒亏累了三万银子，交付文官惩戒，断了一个破产归公。可怜我家也没多积蓄，七拼八凑相差还远。我妹妹春娇见父亲羁押在督署里，他便挺身出来卖了八千多银子身价，才将这事弥补清楚。我父亲只落得一贫如洗，两袖清风，依旧在家乡里教几个蒙童度活，只可怜我那妹子仕宦之裔，沦为优伶。”说着眼眶子一红，便哽咽住了。璧珠笑道：“这又算什么呢？如今风气开通，有许多青年男女都投身伶界，好提倡社会教育，不见得便玷辱你那妹妹身分。但是我瞧他的年岁，觉得还没长成。”春济点头说道：“他比妹妹小一岁，比我小得两岁。我便因为他发誓不去瞧别人做戏。”

两人正在这里闲话，蔡妈凑趣，忽地送入一个骰盆子进来，笑道：“兄妹俩清谈有什么味儿？不如掷几把骰子，算凑一场小小赌局，我们也好落些头钱。”春济忙摇手道：“不用，不用，我最讨厌这东西。新年里吵嚷打架，多少人都误在赌上；况且我和妹妹，谁又要赢谁的钱。没的在这里么二三地乱喊！”璧珠也笑道：“我也是这样想，春济便知道我的心事。蔡妈你快出去罢，不要打扰我们谈兴。”说时便扬着脸笑道：“春哥你既不爱掷骰子，我们想个什么法子消遣呢？”春济想了想，笑道：“我和妹妹用算学猜谜儿，谁猜不出，就给谁打十下手腕。”璧珠笑道：“好，好，就这样办！我来先给你猜：一株枯树上站着十二个毛猴子，晦气遇着一个打猎的，冷不防给它一枪，打死了一个，树上还剩得几个？”春济知道他用的教科书上那个老法子，不忍说破，便故意沉吟了一会，忍笑说道：“自然还剩得十一个了！”璧珠听了十分得意，拍手笑道：“大错，大错！”

这十一个猴子难道是死的，他们不跑，还赖在树上不成？这可该给我打了。”春济连忙伸过手来，璧珠笑得花枝招展，便轻轻打他十下，又道：“你再想一个给我猜罢？”春济便照样说道：“一片广场上围着十二个大公鸡，晦气遇着一个打猎的，冷不防给它一枪，打死了一个，场上还剩得几个？”璧珠不思索，笑着冲口说道：“一个都没有了！”春济摇头笑道：“大错，大错！妹妹也该吃我打。”璧珠不服，扭头笑道：“你这公鸡不是和我的毛猴子一样，猴子怕枪，鸡子难道不怕枪，如何便是我输？”春济笑道：“去年是个庚申年，过了除夕，那猴子原该跑得干净；你通不知道今年是辛酉，酉属鸡，一月一个鸡，除得正月这鸡打死不算外，应该还剩得十一只大公鸡。你说一个都没有，这不是老大破绽？”璧珠笑道：“好呀，我和你研究算学，不会和你研究算命。什么庚申、辛酉，偏生绕这大圈儿骗我。”春济笑道：“罢，罢，罢，你不肯叫打，便将这十下子记在你纤掌上。这等玩意儿，原是瞧人心思的。若提到算学，十二个猴子除去一个，我说剩得十一个，你为何又不承认呢？”璧珠被他驳得无言可答，想了想笑道：“你要打便打了罢，没的疑惑我狡赖。”说着便掬起袖子，将一只皓腕送得过来。春济笑道：“我舍不得打妹妹，还是记着账的好。”璧珠摇头笑道：“不行，不行！现钱交易，记了账，反觉得累赘，我拼挨着疼，给你打了倒反干净。”

这个当儿，一个不肯打，一个偏要他打，两下扭股糖似的，缠在一处。春济紧紧握着璧珠手腕，笑道：“这粉嫩的手掌，打了可惜，不如给我闻一闻罢。”璧珠倚在他怀里，笑道：“那也由你！”说时迟，那时快，春济的鼻子头，还不曾靠着璧珠的手腕；三姨太太月红，轿子打从马路上经过，被一个小促狭鬼儿，冷不防对准他掷了一枚金钱炮，将那条盘金错彩大红摹本花裙烧了核桃大的一个洞。月红正憋着一肚皮怨气，走进公馆，下了轿，分花拂柳地打从春济书房外边经过，听见里面哈哈的笑声，心下大疑，从窗眼里一张，便放下脸色，吆喝着说道：“好，好，我才向庙里去进香，你们

老实便在屋里唱戏，这才快活不过呢！小柳，你替我将珠儿扯进来，我有话问他。”说时先自进入内室，吓得春济面色如土，望着璧珠说道：“这不是冤枉，谁料他竟回来这样的快？”璧珠笑道：“有什么打紧，我们又不曾犯法。”于是便跟着柳儿进去，只见月红已将衣裙卸脱，高高地坐在电灯底下，柳眉含怒，杏眼微嗔，指着璧珠冷笑道：“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俗语说得好：‘男女授受不亲’，你和程家哥哥为甚像那鹁子抓住癞鹰腿，简直分拆不开？究竟干的是些什么勾当？你快实说。”璧珠笑道：“并不曾干什么来，我和他在房里猜哑谜儿。我输了叫他打，他又不肯打。”月红望他啐了一口，骂道：“呸！这是派你们干的？什么不顾廉耻的东西，你要想挨打这也不难，我便来替你松一松皮肤。”说着便一叠连声地命人去寻竹板子。璧珠忙哀告道：“好舅母，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偏生那个蔡妈记着他们不肯赌钱的仇恨，再机灵不过，早向房里取出一根红木裁尺，递入月红手里。月红一伸手，扯过璧珠的纤掌，使劲打了一下，打得璧珠哇的一声哭起来，泪珠满面，好似一株带雨梨花。月红欲待再打第二下子，猛听见天井里噼啪响了一声。他是经那金钱炮吓怕了的，连忙放下璧珠，抢出来瞧看。原来是个小石子儿落在地上，从新月影里抬头一望，原来隔壁晒台上站着一个妇人，嘻嘻地望着月红笑道：“姨太太你在里面审讯谁呢？打得这般啼哭。”月红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徐干娘。这大冷天气，干娘还在这晒台上面乘凉。”妇人笑道：“刘公馆姨太太分娩，我的媳妇从早儿就去伺候了。有几块咸鱼咸肉放在日头底下晒着，几乎忘记了，万一再被猫拖了去，拿什么医治我的馋痲？你们掇张梯子将我接得下来，姨太太手腕也打得酸了，等我来替你们讲个人情。”

小柳儿便将梯子倚在屋边，那妇人一路笑着进内，瞧见璧珠，忙笑道：“哎呀，花枝般的一个女孩子，你忍心下这样毒手？况且今天又是个财神日子，打得他们啼啼哭哭，也不成个模样。”说着又将璧珠揽入怀里，拍着他说道：“好姑娘，快别要伤心。你家舅舅还要

升大官发大财呢！”月红笑道：“干娘，你不知道他的坏处，委实叫人生气。瞧干娘的情面，打虽然饶了他，须叫他替我跪在财神面前，跪个半夜。”妇人笑装着鬼脸子，哆嗦哆嗦说道：“这是什么话？姨太太你也太不顾交情了，不瞧僧面瞧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凭我这副老脸，难道连这点点人情都讲不下来，随后还好出去穿花街闯柳巷吗？你依了我，连这跪都蠲免了罢！没的委屈了他这甜香粉白的小腿。”月红笑道：“倒白造化了他。干娘，请坐！”妇人嚷道：“我坐呢！”说时便靠着壁子坐下，谁知他坐的并不是椅凳，是一架火盆，上面厚厚的一层白灰，他误认做洋式垫子。坐了没多大工夫，里边一星星儿火，发作起来。他觉得屁股底下忽然冒烟，才跳起身子，连扯带扑，已将棉裤烧了一个大窟窿。众人不由哈哈大笑，连璧珠都笑了。妇人笑着说道：“没事，没事！我里面还有一条衬裤呢，道不得便吃你们瞧见我这老屁股。”月红笑道：“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那条簇崭新鲜的裙子，不是也吃金钱炮烧得坏了，真算得倒运。”说着便从房里取出那裙子来，给妇人瞧看。妇人翻腾了一会，大笑说道：“倒运么，我还说是大吉大利呢！你烧的是前面，我烧的是后面，可巧应了人家两句春联：姨太太是‘前门增百福’，我这老货是‘后户纳千祥’。”月红向他膘了一眼，笑道：“一件事到了干娘嘴里，便有这些舌头嚼。我们等到十一点钟，便好敬财神了。千座菩萨一炉香，干娘若是高兴，便在舍间磕一个头儿，吃了枣泥汤圆子再行回府，可好不好？”妇人笑道：“这再好没有了！横竖我那牢门已经闭得紧腾腾的，也不怕贼来挖洞。”月红笑道：“干娘你也不嫌忌讳，财门罢咧，什么牢门牢门的讲不清。”妇人又笑道：“我这屁股上已经开了财门了，凉飕飕的在这里出气哩！哪里还有别的财门？”引得众人又是一阵笑。

月红笑道：“我们讲正经罢，不要尽管闹疯话了。我去年听见你家那位少爷在一家洋货铺子里，被人拖累拐逃了一千多银子。后来人家在各报纸上画影图形地拿他，可曾被人家拿着没有？”妇人叹气

说道：“我家那个畜生徐伯明呀，再也提不上嘴。年纪不到三十岁，吃喝嫖赌，各式俱全。闯下那件祸事，吓得我同他妻子把不住得活抖，托其菩萨保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经人出来说合，人家也不追了，三十晚上他方才溜回来过年。也不曾安稳住得一夜，又到三瓦两舍去打獐儿了。”月红笑道：“他打的什么獐儿呢？”妇人道：“你问他吗？扎火囤敲竹杠，拆白党里先锋，黑迷队里领袖，背娘舅儿贩仔猪儿都是他特等的拿手好戏。”月红连连称赞道：“他竟有这样能耐么？假如我有一个猪仔，请他去贩卖，想也使得？”妇人心里动了一动，不由膘过眼睛，对着璧珠瞧了一下，扬着头笑道：“这个也不难，我便能替姨太太效劳。”刚说到这里，月红忽然回头一望，冷笑道：“珠儿，你呆站着做什么？还是到前边书房里去散散心儿罢。”璧珠疑惑他说的是坏话，只赧赧着不敢动脚，月红正色说道：“谁骗你呢？要去尽管去，只不许和程家哥哥嬉皮笑脸，惹得人说我没有规矩。”璧珠巴不得这一声，随即如飞跑到外面。

再说那程春济听见璧珠啼哭，正没做理会，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屋里乱转，忽见璧珠重行出来，忙迎得上前，笑问道：“妹妹可曾吃打没有？”璧珠笑了笑，低低说道：“打是打了，幸亏隔壁徐老奶奶来得快，舅母便饶了我。你若不相信，且看我这手。”春济见他掌心里，还隐隐露出红印，忙抚慰着他笑道：“妹妹不用气恼，你先前还打了我十下子呢，这一下子你如何便禁不起？”璧珠轻轻将眼皮一垂，冷笑说道：“我打你没舅母打我那样利害，一下子便疼到心坎里，再打几下，我便是个死。你还说这样俏皮的话，可见你这人没有良心。我告诉你：谁知他是因为烧了裙子才拿我出气，如今他又欢喜起来了，不然我如何又敢跑出来和你厮混？”两人正在谈笑，小柳在房门外喊道：“珠小姐，里边香烛都点齐了，姨太太叫你进去磕头，还有热汤圆子给你吃。”璧珠笑道：“我不相信财神，我也不去磕头，我也不吃汤圆子。”

小柳进去说了。妇人便笑道：“这一班小孩子，真是反叛变来

的，动不动都说这些毁谤神灵的话。我们左首弄里刘家那位小姐，不是也和他一样脾气，读了几年洋书，便认不得祖宗菩萨了。姨太太，你听听外边爆竹这样响，若是财神老爷没有灵应，大家谁还有这般齐心。府上包的汤圆子，是一等名功，他们不吃，让我来尝尝口味儿。”

当下便由蔡妈热腾腾地端上两大碗汤圆，妇人和月红对面坐下。月红笑着问道：“干娘适才说的，是哪个刘家？”妇人笑道：“刘癞子的鼎鼎大名，你如何通不知道，他打从五十岁上发了一注横财，如今六十八岁了，开着十几月匹头大庄，各码头上都有分店。他老人家平日一钱不使，二文不用，惟有在女色上，成千成万的花费他都舍得。我适才不是告诉你的：我家媳妇去到他公馆里接生，这便是他的第七个姨太太。他久经和我商议，想要再买一个标致小姑娘儿，你提起的那件事，真个再巧不过，包在我身上，一说便可成就。”月红笑道：“好只是好，但我们不能担着这卖外甥女的名儿。”妇人笑道：“姨太太又讲外行话了。这些秘密勾当，袖里来袖里去，谁还敲着锣去告诉人不成？不怕姨太太笑，我从十二岁上，便卖了自家的身体，后来便发了一个宏愿，专做这样买卖。一个一个又一个，计算起来，已卖得九十九个女孩子了，却好姨太太成就我这圆满功德，一定称心如意，手到擒来。”月红又笑道：“话虽如此，还怕他舅舅回来和我要人。”妇人笑道：“这个益发不要紧，文明时代，风气开通。社会上的青年男女，谁不讲究个自由结婚，你们老爷若是问你，你便说珠儿爱上一个小白脸，悄没声地跟人跑了，他终不成还去和你去打官司？”月红笑道：“这话很是有理，我们就一定这样办罢！好在我也不定为这身价银子。这姓刘的若出一千，我便谢你三百两；若出二千，我便谢你六百两。”

这句话不打紧，谁知那妇人第二个大汤圆子刚刚送入嘴里，听见有这许多酬谢，心花怒放，将汤圆子也忘记了。只见他没牙齿的臭嘴瘪了两瘪，圆子一滑，骨碌碌顺流而下。圆子比他的喉咙大得

有五六分的圆径，上不得上，下不得下，丸泥封了函谷关，木头塞了马陵道。那妇人两眼一翻，双脚一蹬，屁股上虽然通风，咽喉里却不能泄气。呜呼哀哉，伏维尚飨！怕这枣泥汤圆，便做了他老人家口中含玉了。正是：

发财有命，好吃遭灾。吉凶未卜，鸦鹊同来。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回

丑小姐工吟新体诗

美女伶乔拜老干父

这时候只把那个月红吓得手足无措，嘴里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春济和璧珠得了这个消息，也都跑入里边来瞧瞧热闹，一齐围着那个妇人像座肉屏风一般。只见那妇人四仰八叉，鼻子里还微微有些呼吸。小柳站在旁边笑道：“不要紧，等我来想个法子。”月红急道：“你有什么法子想呢？快快些告诉我，没的在这财神日子，和人家去打人命官司。”小柳笑道：“我常看见医生替人家医治喉咙，只消拿着那牢瘟铜鼓儿，对着他扑秃扑秃两下子就好了。我们且来试一试。”于是不由分说，跑入厨下，笑嘻嘻地拾着一根又长又粗的吹火筒子进来，将那一头揣入妇人的嘴里，自己便套着火筒使劲一吹，谁知毫不济事。月红又慌张起来，蔡妈忙道：“他们女孩子气力不足，这个必须程少爷出一出力。”璧珠听见这话，早哈天扑地的，推着春济上去。春济不好拂他的意思，只得揎拳掬袖，从丹田里提起一股热气，对准火筒口重重吹了一下。果不其然，只听见“滴溜”“扑秃”那一枚大汤圆子，直落到五脏庙屋顶上，几乎把庙里屋梁都打折了半边。众人齐齐地喝了一声大彩，便从这喝彩声里，那妇人将腰伸了伸，接连放出一个极臭的臭屁，熏得满屋子里的人掩鼻不迭。月红笑得从房里抓了一把安息香放在火盆上，烧得烘烘的。小柳好生得意，拿着火筒子就走，那妇人望他招招手笑道：“好姑娘，你不用忙！且将这宝贝搁在我身边，我还待再吃呢，恐怕右传之第二章，索性替我吹一吹，免得拿出拿进的，累你费事。”众人又哈哈笑